

工人階級的革命領袖

第一輯

毛主席在群眾中

(上)

MAO ZHUXI ZAI QUNZHONG ZHONG

(I)

本社選編

通俗讀物出版社



浙江省农学院管理局李副局长(右)和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楼宇光(左)把一些农业问题请给毛主席



毛主席在鄞县合兴乡红光农业社观看一种极有用的野生植物“打破碗花花”(这种植物可以用来消灭苍蝇、蚊子)



毛主席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高家田里和社员们一起搞劳



毛主席参观了四川会理县。图为毛主席在会理县高家田里生产炭的情况

www.mzdb1.cn

目 录

毛主席看望士兵·····	史立成	1
毛主席在浙江农业科学研究所·····	吕韶羽	4
毛主席在杭州查看卫生工作·····	伊心恬 靡佑中	9
毛主席在成都量具刃具厂·····	江 洪	12
毛主席使红光社大放红光·····	许 川 白 丁	16
毛主席来到了灌县·····	万世祥 桂承鐸	25
毛主席冒雨访问隆昌气矿·····	白 丁	31
毛主席关怀青少年·····	陈家俊 黄啓璩	36
毛主席和海员·····	殷 平	39
毛主席到了老通成·····	王务新	44

毛主席看望士兵

史立成

1957年4月3日这天，天气格外好，玉兰花、映山红、茶花和桃花开满了山。鸟儿在绿树枝头啾啾地叫。

驻在杭州市郊的士兵们，披着阳光，从训练场回来，欢欢乐乐地到食堂去吃午饭。

这时，两辆带篷小汽车开进了营房。是哪位首长来检查工作？是哪儿的同志来参观？王宝善上尉跑向前去迎接。还没到汽车跟前，几位首长向他走来了。

走在前面的一位首长，身材魁梧，满面红光，身着银灰色制服，脚穿黑色布鞋。啊，这不是毛主席吗？王宝善心里猛地一跳，全身热烘烘的。他揉揉眼睛，再仔细一看：是亲爱的毛主席，是我们时时刻刻想念的毛主席！

王宝善向毛主席敬了礼，想报告两句什么，可是嘴巴和脑子好像不听使唤了。他张了张嘴，却没有说出话来。

毛主席握住王宝善的手，说：“你是这儿的首长吗？”

“我是这儿的指导员。”王宝善仰起头望望毛主席慈祥的面容，有点发慌的心马上镇静了。

“同志們正在開飯，是嗎？”

“是，剛剛開午飯。”王寶善立正回答。

毛主席請他領着到食堂去看看。

毛主席和王寶善上尉并肩跨過一條小溪上的石板橋，穿過一小片青竹林的時候，毛主席又問王寶善：

“現在正忙些什麼工作？”

“主要是搞訓練。再就是復員教育工作。”

“老兵願意復員嗎？”

“老兵們很留戀部隊，一聽說叫復員，開始不願意走；經過教育，現在都樂意回農村去參加生產了。”

毛主席點點頭，微笑着說：“這樣很好。”

毛主席順石階走下一段難走的石坡，到一間士兵宿舍里。他關切地看了士兵們的床鋪，蓋的被子。毛主席剛剛走出士兵宿舍，迎面碰見了剛下崗的新兵陳相均。陳相均抬頭一看是毛主席，想很快地讓開路；毛主席已經親熱地把他的手握住了，

“小同志，辛苦啦！”

陳相均光咧着嘴朝着毛主席笑，回答不出話來。

“你今年多大啦？哪兒的人？”

“浙江平陽人，今年二十一歲。”

毛主席笑着說：“你長得很壯實啊！”

正在食堂吃飯的士兵，聽說“毛主席來啦！”高興地湧到食堂門口。有的端着半碗飯，有的還拿着筷子。毛主席向士兵們招手，士兵們眼一眨不眨地望着毛主席，

臉上露出抑止不住的內心的欢笑。他們覺得見到毛主席，是一生最大的幸福。

毛主席走进士兵食堂，托起桌子上的一盘菜，看了看，掂了掂，問身旁的士兵：

“每頓的菜够吃嗎？”

士兵們不約而同地說：“够吃了！”

“每天的伙食費多少錢？是四角二嗎？”

“是四角二。”余金山中士一面回答，一面想：毛主席每天忙国家大事，还知道我們每天菜金是多少，真关心我們士兵啊！

毛主席看看食堂的設備和战士們吃的飯和菜，然后站起身，微笑着向士兵們又招招手說：

“同志們吃飯，吃飯吧。”

在这样幸福的时刻，人人怀着激动的心，誰还顧得上吃飯。

毛主席走出食堂，士兵們欢笑着挤出食堂送毛主席。毛主席走到伙房門口不远的地方，正巧炊事員顧彬甫跑来看望毛主席，和毛主席碰个对面。

毛主席握住顧彬甫油膩的手，非常亲热地說：

“啊，大师傅，辛苦啦！”

四十六岁的顧彬甫，做了整整三十年炊事活兒，在旧社会，国民党的官見了他，嫌他髒 嫌他笨，叫他閃的远远的，叫他滾到別处去。可是今天，他見到了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毛主席和他握手，又称他“大师傅”。心里

的一股热流涌到了眼上，他含着热泪笑了。

十二点多了。毛主席和士兵們握手告別，士兵們鼓掌欢送毛主席。毛主席走远了，还回过身来站在山路上向士兵們招手。

(1957年5月27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在浙江农业科学研究所

“浙江日报”記者 呂 詔 羽

1958年1月初旬的一个星期天。这天，冬日的阳光格外和煦，杭州市郊外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近千亩試驗田上显得那么宁静。所內許多工作人員都到市里去了，誰也沒有料想到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星期天。

吃过午飯，所長樓宇光走进办公室。他坐下来不多会兒，忽然从窗口里看見那条从杭州市区伸延出来的公路上出現了两輛小汽車。小汽車越来越近，駛进了所內。樓宇光赶忙跑下楼，小汽車已經停在两幢試驗大樓中間的空地上，車門敞開，有一位身材魁梧，身着銀灰色的大衣的負責同志走出来。啊！毛主席来了？樓宇光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再定神一看，果真是毛主席。毛主席臉色紅潤，頭髮烏黑，精神矍鑠，不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看到毛主席有这样好的身体，真教人快慰。这时，樓宇光發覺自己呆在門前的時間太長了，停

在这里做什么，快去迎接我們最敬爱的毛主席！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毛主席面前。毛主席伸过手来握住楼宇光的手；楼宇光感到一股暖流通遍全身。

毛主席一面和楼宇光握着手，一面問他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有多大年紀。那亲切的問話，就像是母亲遇見了久別的兒女。

楼宇光本来有些拘束、不安，話也說不出来。一和毛主席接触，他馬上不慌乱了，只覺得心里热呼呼的，有一肚子話想向領袖傾吐。他領着毛主席走进試驗大樓。在試驗大樓的走廊里，放着一部淡綠色的双輪双鐮犁。毛主席看到这部机械农具，弯下腰摸了摸，問楼宇光：

“这是不是你們改进的双輪双鐮犁？”

楼宇光說：“是的。”

毛主席又問：“改进的犁臂是不是已經裝上了？”

楼宇光回答了毛主席的問話后，心里想：毛主席他老人家每天忙于处理国家大事，真想不到竟連我們浙江农业部門改进双輪双鐮犁的事情都知道。楼宇光又想起，在半个多月以前，周总理也曾到所里檢查双輪双鐮犁的使用和推广的情形。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农具的改进工作多么重視呀！

參觀完这部双輪双鐮犁，楼宇光引毛主席走进休息室。毛主席脫下帽子，和藹地要楼宇光一同坐下来談談所里的情况。这个研究所主要是研究提高水稻的單

位面积产量，同时也作一些高产杂粮和经济作物的研究工作。所内共分农艺、土壤肥料、植物保护、畜牧等四个系和一个园艺组。……

在楼宇光介绍情况时，毛主席用慈祥的目光注视着楼宇光，对楼宇光说的每一件研究工作，都很有兴趣。不止是有兴趣，毛主席对许多研究工作都很熟悉。楼宇光说话过快，开始忘记介绍油料作物的研究工作，毛主席马上插问：

“还有花生、芝麻、油茶等油料作物，你们是否研究？”

楼宇光作了补充。毛主席又问：

“你们有没有进行农具方面的研究工作？”

楼宇光答道：“我们只结合做了一些。”

毛主席接着说：“要作研究工作，你们设立一个专门部门来进行农具研究工作好不好？”楼宇光回答说“好的”，毛主席笑着又问旁边的一位省委负责同志说：“他（指楼宇光）是同意了，你赞成不赞成？”那位负责同志回答：“赞成。”毛主席说：“那好，你们就向省委提个建议吧！”

毛主席又问楼宇光：

“你是学什么的？”

“我学的是土壤农化。”

毛主席接着兴致勃勃地说：“我想了解一下，农作物所包含的元素，以什么元素的比重最大？”

毛主席和樓宇光談了農作物所含各種元素的比重後，還談到了土壤的團粒結構以及日光、水分與農作物的關係。末了，毛主席向樓宇光借一本關於土壤方面的書籍看看。樓宇光見到毛主席這種好學的精神，一時不知說什麼才好，便立刻取書去了。

這時，毛主席離開休息室，走到大樓前面的試驗地，在一條小道上停下來，環顧四周。這一帶地方，原是一片農田。那兩幢供作農業科學研究工作之用的試驗大樓，和在試驗大樓附近作試驗用的玻璃溫室、職工宿舍，都是在半年前蓋起來的。它們表明浙江農業科學研究工作有了新的發展。

在試驗地的東邊，有一群人正忙著準備用雙輪雙鐮犁耕地。原來，所里的一部分工人和技術人員看到毛主席來了，就特地跑到試驗地上，準備作一次使用雙輪雙鐮犁耕田的表演給毛主席看。工人張有根雖然很早就學會使用雙輪雙鐮犁，可是今天他仍然反復用心地調整著調節杆，唯恐出了什麼差錯；又吆喝著前面兩隻搖頭擺尾的耕牛，唯恐它們不老實。旁邊有人輕聲地告訴他：“你看！毛主席走過來啦。”接著，毛主席已經走到跟前，和氣地問張有根：

“你會耕地嗎？”

“我會耕地。”

“好哇！你就耕吧。”

張有根牽動一下牛繩，兩頭耕牛拉著雙輪雙鐮犁

笔直地前行。毛主席这时紧紧跟在張有根的后面，聚精会神地观察双輪双铧犁翻过的深灰色的土壤。

跟着犁耕到地边，毛主席用深思的眼光望着張有根和剛剛跑过来的楼宇光，問道：

“用双輪双铧犁比用旧式木犁省力吧？”

“省力。比起旧式木犁来，还容易操縱。”

“我行嗎？”毛主席把臉轉过来問大家。人們被这謙遜的問話引笑了。工人張有根、呂其千知道我們最敬愛的毛主席要亲自使用双輪双铧犁耕田，立刻調过双輪双铧犁的头，把犁重新插入土壤。

毛主席对着站在旁边的楼宇光，关心地問：“你行嗎？”

楼宇光沒有說出什么，唰地一下臉紅了。他沒有耕过地。

这时，毛主席走近双輪双铧犁，用这部新式农具犁田。周圍的人，特别是楼宇光，注視着毛主席犁过的田沟，感到这是最幸福、也是受啓發最深刻的时刻。

毛主席随犁耕到地头后，接受了省农場农具管理局李副局長和楼宇光贈送的書籍，又关怀地詢問了职工們的生活情况。在临走的时候，毛主席又一次热情地同职工們握手。張有根和呂其千的手，因为劳动有些髒，他們正在为难不知往哪兒擦一擦。可是来不及了。毛主席向前握住了他們的手。

兩輛小汽車开动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走了。省农

业科学研究所的职工們就是这样度过了一个不平凡的星期天。

夜深了，那是誰的窗戶还閃耀着燈光？啊！是青年技術員張燕譽。他在寫日記。這個小伙子曾經要求去考大學，嫌在農業工作崗位上沒有什麼奔頭。今天，他看到毛主席這樣重視農業工作，竟親自扶犁耕田，而這件事，他過去連想也沒有想到呀！張燕譽在日記本上寫道：“我不安心工作太錯了。我決心把自己的全副精力用在祖國的農業建設事業上。”樓宇光呢？他在想些什麼呢？他說他一夜也沒睡好。他說他在同毛主席短暫的接觸中，更認清了自己的弱點。1月6日早晨不到六點鐘，樓宇光就來到了辦公室，重新認真地修改1958年的農業科學研究工作規劃。……

（1958年1月27日“人民日報”）

毛主席在杭州查看衛生工作

新華社記者 伊心恬

“浙江日報”記者 龐佑中

1958年1月初旬的一天，毛主席來到杭州市小營巷查看愛國衛生工作。他首先信步走入了六十一號那個大院落。

在六十一號墻門的門檻邊，兩個姑娘聚精會神地在下棋。毛主席輕輕地走到她們身邊，對她們說：

“我到这里来看一看你们的卫生工作，好吗？”

“好！好！欢迎！”姑娘们欢乐地齐声回答。

其中一个姑娘戴桂芳，是中学生，她看到走进门来的客人面貌像毛主席，便站起身来热情地招呼。

毛主席接着说：

“你们做向导，带我参观好吗？”

毛主席和姑娘们并肩走进过道，看了那里的饭桌，又看了菜橱，都像刚擦洗过一样的干净。毛主席回头问聚集在屋里的人：

“你们这里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蚊子？”

“没有苍蝇，也很少蚊子。”大家自豪地回答。

毛主席微笑地点点头，然后走进了厨房。这个厨房是这个院落中上十户居民共用的。毛主席仔细地看了放得很整齐的锅灶、煤球炉和周围的烧饭用具，又向一户人家走去。

这家房子收拾得很整齐，桌上放着几叠书。这是青年工人郑肇勇的家，毛主席在这里坐下来，关怀地问郑肇勇在看些什么书，在哪里工作。当毛主席看到一个洁净的题有“奖给先进生产者”几个字的脸盆，知道是郑肇勇的哥哥郑肇基得到的奖品，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一家都很好。”

毛主席来到小营巷去看卫生的消息，顿时传遍了这条巷子的每一个角落。大人、小孩都奔到六十一号的外面来，有的甚至顾不得吃饭。他们站在巷子的两

旁，用春雷般的鼓掌声来欢迎毛主席。

毛主席又走进五十六号院子。这里的房子比前面一幢好一些，客厅、卧室窗明几净，一塵不染。毛主席走过刚擦洗了的地板，在天井旁边停下来。他用手揭开一字排列着的五只水缸中的一个缸盖子，仔細瞧了瞧。站在旁边的小营巷居民区卫生委员程瑜向毛主席解释：缸里装的是雨水，里面养了魚，就沒有孑孓。

毛主席称赞这个办法好。

毛主席走进了屋后的菜园，在菜园的左角上有一个粪缸贮存着浇菜用的人粪尿。

毛主席走到了粪缸旁边。程瑜揭开了粪缸盖子說，这个粪缸在夏天也不生蛆。

毛主席問：“怎样才不生蛆呢？”

程瑜回答：“用石灰撒在上面，三天撒一次。”

毛主席笑着点点头。

毛主席临走时还鼓励大家說：“你們的衛生工作做得不錯。”

接着，毛主席又訪問了四十二号大院落。这是一座太平天国时代建筑的房屋。房子虽然古老，但是泥地上沒有一点垃圾，連高低不平的碎石子路上也找不出一根杂草。

毛主席在这里看了两家居民的臥室以后，来到了軍屬居素吾的家里。居素吾老太太的桌上瓶子里插着腊梅花，玻璃窗上一塵不染，透明得發亮。

毛主席看到室內兩張床都沒有掛帳子，關懷地問道：“不掛帳子，沒有蚊子嗎？”立刻有人告訴他：這裡就是在夏天，蚊子也很少。

毛主席滿意地離開了這個院子。

毛主席一在門口出現，人群中便響起了“毛主席好，毛主席好”的歡呼聲。人們伸出了無數的手，爭着要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微笑地走着，不斷向大家揮手致意，不斷和跟前的人握手。

杭州市小營巷堅持不懈地作好愛國衛生工作，已連續幾年被評為杭州市的衛生模範單位，近兩年多來沒有發現過一個傳染病人，居民都很健康。住在這里的工人的出勤率也比別的居民區高。

（1958年1月29日“人民日報”）

毛主席在成都量具刃具廠

“工人日報”記者 江 洪

毛主席於1958年3月5日到過成都量具刃具廠。一個多月以後的今天，廠里的人談起見到毛主席的時候，情緒還是十分激動，臉上閃着幸福的光彩。

黨委書記劉炬說：自毛主席來過後，全廠職工干劲沖天，大字報貼了十一萬張。3月份躍進計劃提前四天半完成。現在職工們都以創造新成績，來回答毛主席

对大家的无限关怀。

毛主席到量具刀具厂视察的情景是这样的：那一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下午四点多，两辆小汽车驶过绿色田野，开到了量具刀具厂，在备料车间停下来。

车间主任王德明在办公室刚写完工作报告，听说毛主席来了，还不相信，连忙奔到车间门口。毛主席正跨步下车，王德明立刻迎上前去。毛主席和他握了手。

毛主席穿银灰色衣服，含笑问王德明：“你是车间主任吗？”

“是的！”

毛主席隔着玻璃窗指着正在操作的锻工，问王德明：“你会干这个吗？”

“不会。我是车工。”王德明说着，还比了手势。

毛主席又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旧社会几十年的痛苦经历，从哪里说起呢！这个干过二十几年车工的车间主任，只得简单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心里感到热呼呼的。

原来还有点拘束的王德明，看到毛主席这样亲切、慈祥，顿时轻松起来了。

毛主席指着车间说：“我看看你们的车间，可以吗？”这句谦虚和气的話，使王德明感动得说不出話，只是笑着点头。

锻工谢钦荣在操作一百五十公斤重的空气锤，一起一落，锤打着火红的锻件，火星四飞，像串串鞭炮在

爆炸。毛主席停下来看謝欽榮干活，看得很仔細。王德明在旁邊介紹說：這台機床沈陽造，那台太原造，大都是國產品，效率很高。毛主席邊聽邊微笑。

看到毛主席來了，車間工人在車床上干劲更大。歡笑和掌聲響遍四方。毛主席走得很慢，問這問那，對什麼都關心。在材料庫，毛主席用手摸了摸一盤帶鋼，問這是作什麼用的。王德明回答：帶鋼是作量具千分表用的材料。走到一個檢查台前，上面放了許多新做出的配件。毛主席拿了一件問：“這是量尺嗎？”王德明說：“是量尺，也叫卡尺。”毛主席還問了許多配件，又探詢了各種檢查器的效能，對量具刃具的精確程度特別注意。這種深入細致的作風，感動着在場的所有的人。

工人們漸漸圍上來。有個青工走過切料機，擠到毛主席身邊。毛主席和他親切地談了話。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吳朝武。”

“有多大年紀？”

“十九歲了。”吳朝武多想和毛主席握手啊！一看自己滿手油污，又遲疑。毛主席像看透他的心，先伸出了手。吳朝武緊緊握住，高興得跳起來，臉上堆滿歡樂的笑。毛主席對青年一代的熱愛，激動着他和大家。

直到毛主席視察完了各料車間，走到銑刀車間的時候，廠黨委書記和廠長才聞訊趕到。毛主席原來怕影響他們工作，沒有通知他們，就先下了車間。毛主席問

了姓名，一一握手，又到了別的車間。

五點正，工人交接班，許多人下了班。人們奔走相告：“毛主席來了！”消息飛傳全廠，一群一群的工人涌向鉸刀車間。不知是誰先喊了聲“毛主席萬歲！”馬上就形成了一片“萬歲”的歡呼聲。

這時，毛主席不斷向大家揮手致意，時時握住工人油膩的手。來到機修車間，毛主席觀看黑板報，一條一條讀着工人寫的躍進保證書。讀到一條要做到文明生產時，毛主席很感興趣，笑着說：“這很好！”

下了班的工人越聚越多，歡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的聲音震動天地。當毛主席向歡騰的人們揮手告別，要登車離廠時，還有數不清的工人趕來同毛主席握手。

毛主席走了。無比的溫暖和幸福，永遠留在人們心上。毛主席操心全國大事，在百忙之中來到工廠，對職工和生產是這樣關懷，給全廠三千多職工帶來了最大的鼓舞。這天，激動的工人，老也平息不下來，徹夜談着毛主席來廠的事。老工人羅建群後來說：“我一閉上眼睛，面前就出現毛主席的偉大形象。”青年工長梁文學和許多工人都說：“我們這隻手和毛主席握過，這隻手再也不能作對不起人民的事。”

第二天，廠里掀起了雙反的新高潮。大字報滿廠皆是，思想和生產都在大躍進。從這以後，改進工具、革新技术、突破定額、創造新紀錄的喜訊不斷地在全廠出

現。李樹波一天完成十天任務。車工田景琦一天干了十八天的活。有人提高工作效率三十倍，還有人提高四十几倍。

大家都在用實際行動回答毛主席的關懷。到3月底，全廠有24%的職工提高工作效率一倍以上，名字上了躍進榜。工具車間幾乎每台機床都是一天完成五天任務，插上了躍進紅旗。現在，這個廠的職工正在躍進再躍進。許多工人說：我保證永不掉隊，月月以新的生產成就向親愛的毛主席報捷。

(1958年4月11日“人民日報”)

毛主席使紅光社大放紅光

“四川日報”記者 許川 白丁

1958年3月16日的下午六點多鐘，毛主席來到川西平原上的郫縣紅光農業社。社長周桂林和副社長劉賢松，還有縣委書記劉致台和農村工作部長潘兆清，正好迎上了毛主席。他們看到毛主席精神奕奕、笑容滿面地走來，幾乎齊聲地歡呼起來；心情的激動，差點忘了向敬愛的領袖問好。就在這一瞬間，毛主席已經走近了他們，親切地招呼，一一地握手，還微笑着稱贊說，這裡是一片青枝綠葉啊！

毛主席无微不至地关心群众生活

毛主席在紅光社的机耕道上緩步前行。早春的川西平原，四处是一望无际的金黄色菜花和碧綠的麦苗；从都江堰流来的清水，在道旁田边的沟里靜靜地流着。毛主席环顧了一下四周，走上就近的一条小路，向着一户人家走去；同时，側过身来問社長們：

“我們先看一户人家好不好？”

“好！”社長們同声地回答。

毛主席走进了一戶貧农的家。屋里有一位六十来岁的老婆婆林賽华，她这几天正患“火眼”病，沒有看出进屋来的是毛主席，还以为是为来了一位外省干部。

毛主席在堂屋里坐下，用四川話对林賽华說：“我們摆一摆好不好？”接着关切地問了林賽华什么时候入的社，一家几口，有几个劳动力，交多少公粮，卖多少統購粮，一年分多少口粮，还关心地問：“口粮够不够吃？”林賽华回答說：“够吃。”这时，站在一边的副社長刘賢松向毛主席說：“去年平均每个社員分四百多斤粮，……”毛主席又对林賽华說：“他說的不算，你說，是不是真的够吃？”林賽华感动得笑起来說：“真的够吃！”說得毛主席笑了，大家也都幸福地笑了。

除四害，講衛生，回答主席一片心

毛主席又問林賽华：“你認不認得你們的社長？”

“認得到，”林賽華指着周桂林和刘賢松說，“這是我們的周社長，這是刘社長，我們社還有張社長，穆社長，……”

“社長對你們好不好？”

“好，”林賽華笑容滿面地說：“我們的社長見人都是笑咪咪的。”說得大家又都笑了。

毛主席還關切地向林賽華問起除“四害”的情形，

“你知不知道除四害？”

“知道，我們是除七害。”

“你們是除那七害？”

林賽華說：“麻雀、老鼠、蒼蠅、蚊子、跳蚤、臭虫、偷油婆。”

毛主席又問：“為什麼要除七害呢？”林賽華一一回答說：“麻雀、老鼠要偷糧食吃，蚊子吸人的血，蒼蠅腿杆上有細菌，……”

“偷油婆呢？偷油婆有什麼害處？”

“偷油婆到處爬，腳上也有細菌，它爬過的東西還有臭氣，吃了要發嘔。”

毛主席對林賽華的回答很滿意，稱贊說：“你還懂得科學知識哩！”

毛主席想看一看偷油婆，可是，人們在林賽華家的碗櫃里找遍了，也沒有發現一個。毛主席慢慢地站起來，走攏碗櫃看了看。這碗櫃沒有灰塵，碗盞放得整整齊齊的。毛主席很高興。隨着，轉過身來又問林賽華，

“再看看你們的房間好不好？”

毛主席走進林賽華的房間，環視了一下。這房間不算大，但整理得很清潔，家具擺設也較齊全。毛主席走出房來，風趣地問道：“這家是地主，還是富農啊！”林賽華笑着回答說：“我們是貧農。”說得毛主席也笑了，滿意地走出了林賽華家的後門。

毛主席剛剛跨出林賽華家，林賽華的媳婦和鄰居們就歡樂得跳起來說：“是毛主席！”“毛主席來了！”這時，林賽華才知道剛才親切地和自己談了這許久話的，原來是毛主席！她三步并作兩步連忙趕出屋去，追上毛主席，激動得反而說不出話來了。

有黨的領導，一定能把生產搞得更好

在向前走去的路，毛主席向社長們詳細地問起社里有好多戶，有好多田，有多少個生產隊，生產隊下面有沒有生產組。兩位社長一一作了回答。

當社長周桂林說到一個生產隊有三個隊長的時候，毛主席關心地問：

“三個隊長里面有沒有女隊長呢？”

“有，每個隊都有一個女隊長。”

“組長里面有沒有女的？”

“每個組都有兩個組長，一個男組長，一個女組長。”

“有沒有女社長？”

“也有，有一个女社长。”

毛主席问：“怎么没有看到她？”社长们一面回答毛主席，一面就叫人去通知女社长萧绍群来。

不多一会，毛主席在一条田坎上观察着茂密的麦子时，萧绍群就兴高采烈地过来了。毛主席像看出了她是女社长，慈祥地望着她。萧绍群激动地奔到毛主席跟前，说：“毛主席好！”毛主席和她握手，关切地问她：“你们社有九百多户人家，管得下吗？”尽管萧绍群平时工作中也遇到过一些困难，但她坚定地回答：“能管得下！”站在旁边的社长周桂林也接着说：“有党的领导！”毛主席含笑地点了点头。

毛主席和社长们边谈边走，看到路边的一些小块的麦子地，麦子长得比较矮小，就问：“这些麦子算不算好的？”两位社长回答说：这是社员们在自留地上种的小麦，不算好，是中等的。

毛主席走近了一块菜籽田，停留下来，走到田里，站在菜花丛中，一边抚摸着菜籽，一边问：“一亩田能收好多斤菜籽？”这块田里的菜籽茎秆粗壮，籽实饱满。周桂林约略地估计了一下说：“一亩能收一百七八十斤。”毛主席含笑地点点头，左手摸着菜籽，右手伸到齐胸的高度问：“能不能长这么高？”又比到齐颈的高度问：“能不能长这么高？”最后一次比着一人高的模样，问道：“能不能长这么高？”社长们深受感动地想：毛主席的胸怀多么宽广，多么高瞻远瞩，对农业生

产是多么关心啊！主席的話像鑰匙打开了人們的心竅，社長們都有决心來實現毛主席的这个要求！副社長刘賢松还滿有信心地要使明年的黃油菜一定長得像毛主席第三次比的那樣高，用一株制成標本，寄到北京去，送給毛主席。

感謝領袖恩情，青年人要好好學習和勞動

毛主席在機耕道上走着，路邊已經站了不少婦女和小孩。毛主席和藹地和她們點頭招呼，走近一羣孩子的身邊，指着跟前的孩子問：“你上學沒有？”問到第四個孩子的时候，旁邊有人回答說，她從高小畢業已經有兩年多了，畢業以後就在家里參加農業生產。毛主席又問：“勞動好不好？”小姑娘爽快地回答：“好！”毛主席贊許地說：“很好！”

毛主席轉身問社長們，“社里辦了民校沒有？”周桂林說：“辦了一個。”毛主席又問：“再辦一個好不好？”幾位社長都說：“好。”

往前走了一段路，毛主席又轉上一條小道，向一塊麻田走去。到麻田要跨越一條三尺多寬的小溝。周桂林先跨過溝，想扶毛主席過去。可是，毛主席輕捷地提步一躍，早已跨到溝的對面。領袖的身體是多麼健康啊！一股幸福的暖流頓時通遍每個人的身上。

兩位社長走下麻田。毛主席未下麻田先發問：“會不會踩壞麻？”周桂林笑着對毛主席說：“不會，苗子

小,从中間走不要紧。”

毛主席在詢問大麻生产的情形。忽然看到一个右手用布裹着吊在胸前的小姑娘,正从对面走来,毛主席慈母般地問小姑娘:

“你的手是怎么伤的?”

这姑娘是来看望敬爱的領袖的。她沒有想到毛主席会向自己問話,可是这問話是多么亲切!小姑娘回答說“是开荒的时候被鋤把震裂了口,正在潰膿。”

毛主席听說后,就轉向医生,囑咐說:“給她点藥,好好治好。”

这个小学畢業的姑娘叫王祖运。她接过毛主席給的藥膏,激动得不知該怎样道謝。她心里想,一定要永远安心农业生产,劳动得要比爸爸还好,来报答毛主席的关怀。

“打破碗花花”要好好推广

在返回机耕道的路上,毛主席又向社長們問起除七害的工作:

“今年能不能把七害除完?”

“一定能除完!”周桂林回答得是这样坚决。

“你們用什么办法呢?麻雀怎么消灭呢?”

“麻雀好办。我們把大家組織起来,熬更漏夜地干,到处又吆又赶,只留下一个空地,讓它們停下来,落一个就打一个!”

“老鼠呢？”

“老鼠也好办，”周桂林又詳細地彙报了消灭老鼠的办法。

“蒼蠅、蚊子呢？”

“蒼蠅、蚊子更好办！”

毛主席特別有興趣地問为什么蒼蠅蚊子更好办，周桂林就說明了社上用“打破碗花花”消灭蚊蠅的效果。这是一种野生的毒草，它的浆汁有强烈的杀伤性。把这种花或者它的浆汁放在粪坑里，就能杀死蛆虫和蚊子的幼虫了。毛主席又問：“为什么叫‘打破碗花花’？”农民出身的部長潘兆清回答說：“从前为了防止孩子們去摘这种花，农民就对孩子們說，摘了这种花，就要打破碗，打破了碗，就吃不成飯，‘打破碗花花’就这样得了名。”

毛主席听了很高兴，說：“这是一个重大的發現。是群众的一个創造。好办法，要推广。”又問能不能找到这个“打破碗花花”。社長說，这种花到处都有，說着就在田坎边隨手拔来一株。毛主席說：“很好，帶回去，明天开会給大家看看。”并且囑咐县委書記和省农业厅駐紅光社的一个农技师动手写稿，明天写成，后天审稿，再后天登报。

永远記住这个幸福的时刻， 决心使紅光社大放紅光

天色渐渐地落黑。毛主席快要走了。听到毛主席来了的喜讯的人们，心情十分激动，有什么比见到自己的领袖更幸福的呢？他们脚不由主地奔向机耕道来！毛主席正谦和地向人们招手致意，同跟前的人们握手。女社员、六十一岁的老婆婆许家群，在1952年土地改革翻身后就存了这个心，如今，这多少年来的心愿实现了，果真看到了毛主席！她突然觉得应该和毛主席握个手，可是，刚刚匀过麻秧，满手泥灰，不会脏了领袖的手吗？怎么办呢？洗一洗吧？来不及了！毛主席已经伸过手来。她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感动得差点掉下泪来。……

毛主席走了。然而，人们将永远记得这个幸福的时刻！紅光社的社员们当晚就讨论了跃进计划，每个人都决心用生产大跃进的实际行动，来感谢毛主席的关怀，使紅光社大放紅光。社长周桂林和副社长萧绍群，他们是夫妇俩；在党内，一个是支部书记，一个是副书记。他俩彻夜不能入眠。夜半更深了，萧绍群还在郑重地对周桂林说：“桂林，从今后一定要干得更好啊！要不，人家会说，‘夫妇两个，正副社长，都是书记，还亏他们都见了毛主席的哩！’”周桂林也沉不住了：“我周桂林不是那种人！1954年自发势力闹得那样凶，我没

有退过一步！如今一定要把紅光社领导得更好，我一定要对得起群众，对得起党，对得起毛主席！”

当夜一場喜雨。“春雨貴如油”，第二天，田野里的春色显得更濃。天色微微透明，紅光社已經大放紅光，四处傳出劳动的歌声。在这早春季节里，敬爱的領袖給四川农民播下了跃进的种子，四川农民一定能够不負党的关怀，以丰收的碩果獻給党和敬爱的領袖毛主席。

（1958年4月12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来到了灌县

“四川日报”記者 万世祥 桂承鐸

古老的都江堰的流水演奏起欢迎的乐曲，川西平原春意正濃。在1958年3月的一个下午，一位穿着灰色制服、身材魁偉的人——我們敬爱的領袖毛澤东主席出現在灌县近旁的成阿公路上。

毛主席走到公路旁边。这里是岷江左岸的一座高山，成阿公路盘旋到山腰以后，一直向西伸去。站在这里，山脚下波濤滾滾的岷江一覽无余。毛主席拿上望远镜，仔細地察看了这个有二千二百多年历史的都江堰工程，还詢問了都江魚嘴、內江、外江和“橋槎”等工程情况，

毛主席一面察看都江堰的工程，一面听瀋省委第

一書記李井泉和都江堰管理处处长張建中講述每年岁修的情况。

毛主席关心的問：“每年岁修給不給民工的錢？”

李井泉同志回答：“給的。”

毛主席又問：“修一次要多少工？”

張建中說：“大概要一百万民工。”

毛主席說：“今后應該改用机器修，用卷揚机、掘土机，就省人力了。”毛主席又指着索桥下的都江堰魚嘴对張建中說：“今后要想办法用現代化的工程，把泥沙控制起来！”

听了毛主席的話，大家不禁想起了毛主席早在1934年說过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句话，也唤起了对未来的美妙想像，深感到毛主席对农田水利工作的无限关怀。

毛主席来到了伏龙观。这是建筑在“离堆”上的李冰祀祠。毛主席身体很好，登上数十級的石阶，步子穩健、快捷。在这里，毛主席观看了都江堰模型、都江堰灌溉区域圖和宝瓶口。在看都江堰模型的时候，毛主席伏着身子观察得很細致，他指着飞沙堰溢洪道問張建中：

“这里修个閘不更好嗎？是不是？”

張建中說：“是的。”張建中不仅完全同意这个看法而且他心里想：毛主席真是一个农田水利的老行家。

張建中指着飞沙堰側边的內江，告訴毛主席說：

“每年岁修，就在这里挖泥、掏沙。”

毛主席笑着說：“那一百万年以后，成都平原的泥沙就沒处堆了？”

張建中說：“将来岷江上游修了水庫，泥沙就少了。”

毛主席欣然地点了点头。大家也仿佛已經看到了这个古老工程未来的新面貌。

到了伏龙观背后的宝瓶口，这里水流湍急，内江的滔滔春水，通过这里灌溉着成都平原。毛主席指着宝瓶口两边的岩石問：“这里岩石有沒有被冲垮的？”

張建中說：“这是粒岩，很坚硬。”

毛主席又笑着問：“一百万年以后，可能要被冲毀吧？”

大家沒有料到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一时都答不上来。大家都感到：毛主席的問話，使自己的眼光突然深远、广闊起来！

毛主席俯視宝瓶口的激流，又問張建中这里有多深，过去有沒有人下去游过。

張建中說：“这里有八公尺深，沒有人下去过。”

毛主席爽然地笑起来說：“我想下去。”

听了毛主席这句话，大家都暗暗惊讶。但是，当大家想起毛主席前年横渡長江的事迹，又亲眼看見毛主席的体魄如此健壮时，觉得这小小的宝瓶口在毛主席的面前，又何足道！

不知是誰把看見毛主席的消息傳開了。伏龍觀外面很快就聚集了一百多人。許多青年學生、少先隊員和居民，都從遠處跑來看望毛主席。當毛主席走出伏龍觀大門的時候，人群立刻沸騰起來。大家跳躍着歡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好！人們熱愛自己的領袖，都要爭着擠上前去多看看毛主席。毛主席微笑着走上前去，向前後左右歡呼的群眾招手致意。這時，沸騰的群眾，更加沸騰起來！

午後七點多鐘，毛主席離開灌縣回成都。公路兩旁是一片片金黃色的油菜和油綠的麥苗。毛主席下車來，跨過公路左边的小石橋又去察看莊稼。這裡是灌縣新城乡蓮花一社。社員冉貴全第一個看見毛主席，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沒有想到毛主席會來到這裡。正在他不知說什麼才好的時候，毛主席已經跨進了一塊蔥綠的麥田，茁壯的麥苗簇擁着毛主席。毛主席看見麥地裡還有野草，和藹地對冉貴全說：

“要把草鋤乾淨。”

毛主席像一個熟練的老農，一面用手撥着麥苗，一面問冉貴全：“每畝收多少斤？”

冉貴全還正在遲疑的時候，毛主席已經伸出了四個指頭問他：“四百斤？”

冉貴全說：“差不多，每畝四百二、三十斤。”這時，陸續圍上來的農民都十分驚奇：毛主席在北京，每天忙於國家大事，怎麼連地裡能打多少麥子都知道。

毛主席問：“割了麦子种什么？”

冉貴全回答：“种水稻。”

毛主席又問：“水稻每亩收多少斤？”

冉貴全回答：“六百多斤。”

这时，毛主席向李井泉同志說：

“四百多加六百多，就是一千多，那可了不起。”

毛主席又轉向冉貴全問道：“粮食多了怎么办？”

冉貴全回答：“卖给国家。”

毛主席問：“卖给国家，你們贊成不贊成？”

冉貴全說：“当然贊成！”

毛主席笑着向冉貴全說：“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贊成吧？！”

这时，周圍的人都笑起来了。冉貴全虽然没有笑，但是他的心里比誰都更激动，他感到面前的毛主席，如像自己父兄一样的亲切。

毛主席走上田坎。农民高淳然和他的两个孩子迎面跑上前来。毛主席問高淳然多大年紀，孩子讀書沒有。高淳然告訴毛主席，他已五十八岁了，两个孩子都上了学。

毛主席高兴地說：“好啦！”

沿着田坎过去，毛主席跨进了一块苕菜田，几个女社員正在那里摘苕菜，毛主席边走边問：

“你們摘什么？”

女社員王应崗回答：“摘苕菜。”

毛主席說：“我幫你們摘點好不好？”說着，毛主席就彎下腰去摘苕菜，毛主席摘了一把嫩綠的苕菜尖尖遞給王應崗，問：“這行不行？”

王應崗站起身來雙手捧着連聲說：“行！行！”捧着毛主席採摘的苕菜，王應崗和其他的女社員，都感到渾身熱呼呼的。她們想喊一聲“毛主席”，但又激動得喊不出來。

毛主席沿着一條雜草叢生的干溝走去。這時，幾個少年緊跟着毛主席的身邊跑，毛主席問一個名叫任國民的少年說：“你認得‘打破碗花花’嗎？”

任國民說：“認得。”

毛主席隨手摘了一株“打破碗花花”給任國民，說：“你敢不敢拿？”

任國民說：“敢拿”，就伸手去接。

毛主席笑着說：“要打破碗啊！”

少年笑了，社員們都笑了。最初社員們看到毛主席時還有些拘謹，現在，大家都感到和毛主席在一起，真是親如一家，溫暖無比！

毛主席快走上公路的時候，田里的社員們都擁上來，毛主席連連稱呼他們是好同志，和他們一一握手。一個社員緊握着毛主席的手，激動地說：一輩子也難得啊！社員們把毛主席一直送到公路上，這時天快黑了。他們看着毛主席的車子開去，仍久久不想離去。有的社員回家後連夜奔走，告訴別人說：“毛主席到我們

蓮花一社來過了！”

第二天晚上，蓮花一社召開了一個社員大會，社員們都說：能夠看到毛主席，是一輩子最大的幸福；毛主席看了自己社里的莊稼，是全社最大的幸福。於是，他們就立即把蓮花一社更名為幸福社。大家還搶着說，要用爭取大豐收的行動來報答毛主席的關懷，當場就組成了八個突擊隊，決定突擊三天，每戶平均積肥要達到十二萬斤（原來是六萬斤）。一個社員站起來說：“我提個意見，我們要在今年豐收以後，寫信報告毛主席！”這時，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當天夜晚，有的積肥突擊隊就干劲百倍地行動起來了。

（1958年4月11日“人民日報”）

毛主席冒雨訪問隆昌氣礦

“四川日報”記者 白 丁

“我們這裡是毛主席到過的地方”，成了隆昌氣礦職工們大步躍進的鼓舞力量。儘管這已經是半個多月以前的事情，然而，人們總覺得象剛剛發生的一樣，喜氣洋洋地擺談着當時的幸福情景。

那是1958年3月27日下午六點四十分。礦區山谷里刮起大風，天色預示着將有一場喜雨。隆昌氣礦職

工們已經下班了，正在食堂用餐。忽然兩輛油綠色汽車駛過食堂，朝着氣礦的招待所開去。正在路邊的幾個職工，從疾馳着的汽車里恍眼看到一個熟識的面容，向着窗外撫愛地一瞥。這一瞥是那樣有力，使他們飛奔地趕上前去。

“啊！是毛主席！”當他們抄着小路趕到招待所門前的時候，興奮得歡跳了起來。

毛主席在從成都到重慶去的途中來到了隆昌氣礦。經過這樣長途的勞頓，毛主席的精神依然很好；這時，正在休息室和陪同前來的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等同志談笑着。毛主席看到門口的這幾個青年人，就和藹地招呼他們進屋裡來。他們正不知該怎么好，听了毛主席的親切招呼，連忙奔進屋去，向敬愛的領袖問好；女工出身的工會幹部王大芬緊握着毛主席的手，感動得涌出了熱淚。

毛主席在招待所休息了十多分鐘。礦長劉選伍、黨委副書記張惠民聞訊趕到了。毛主席和他們握了手，就讓他們陪到車間去。

這時，風繼續刮着，一場春雨下起來了。招待所門前的陡坡上急淌着雨水，路特別滑。毛主席反剪着雙手，迎風冒雨地穩步走下坡來。當毛主席快要上車時，黨委書記安增彬也趕來了，向毛主席問了好。

汽車向槽黑車間的山坡馳去。礦區公路的兩旁是一幢幢建築物；路邊散布着各種鐵管；車庫里停放着電

測車、卷揚机和嶄新的解放牌卡車；那遠處的山頂，可以看到兩座鑽井的鐵塔。這一切，顯現出隆昌氣礦欣欣向榮的景象。

毛主席十分熟知地和劉選伍談起了化學問題。毛主席問道：

“天然氣里含些什麼成份？”

“天然氣是碳氫化合物。”劉選伍還報告說：“我們正要把天然氣合成石油。”

毛主席點了點頭，又問：“天然氣合成石油，要去掉其中的什麼？”

“要去掉硫化氫”，劉選伍回答說。他原來是四川石油勘探局副局長，兼任這個礦的礦長職務還不久。從毛主席對化學問題的談話里，使他深深地感到，作為黨委托來領導這樣一個生產單位的負責人，學習和掌握技術知識是多麼重要！

毛主席到了槽黑車間。當班的工人正在火房溝里緊張地進行加富化劑(萘)的操作。他們看到是毛主席來到了車間，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難道這億萬人所想望的幸福，當真落到我們這些普通工人的身上了嗎？他們再也無法使自己的眼睛離開敬愛的領袖！車間副主任梁錫遠聽到李井泉同志說：“主席來看碳黑生產，你來介紹。”他感到無比的幸福，向着毛主席走去，在向毛主席問好時，激動得聲音都有些微顫了。毛主席和顏悅色地同梁錫遠招呼。

这里是一排排整齐的磚牆火房。从火房頂上排气窗里飞散出的淡黑色烟霧冉冉上升，和低矮的云朵連接一起。雨点很大，風吹得四处都是烟塵。梁錫远打开一号火房第十八格的門。毛主席在門边弯腰观察了一会。可是風刮得太大，不能清楚地看到里面天然气燃燒的情形。毛主席繼續冒着風雨，和陪同的人們談笑着走到車間最后面的二十一号火房沟里。

梁錫远打开了二十一号火房中間的門。毛主席在火房門前蹲下身去，聚精会神地观察着天然气的火焰和火房里的設備。一朵朵的天然气火焰熊熊燃燒，几百度高温的热流冲出門来。毛主席指着火咀問梁錫远：

“一个火房有多少个火咀？”

“按照設計是一千七百二十八个，現在实际只用了一千六百三十二个，最后的第十八格沒有点。”車間副主任就象一个指揮員向部队首長彙报情况似的，熟練而又准确地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贊許地微笑着。梁錫远又解釋說，这些点燃着的火咀是不动的，刮板也不动，只是附着碳黑的槽鉄来回地走动，刮下碳黑。

毛主席專注地听了梁錫远的解釋，又关心地問：“碳黑年产多少？”梁錫远回答說：“我們以前六座火房的时候，只能产一百九十吨，現在产一千多吨了。”毛主席听了后点头說：“好。”

毛主席慢慢地站起来，一边叫着：“老柯，老柯！”当柯庆施同志走近身边的时候，毛主席問他：“你看到沒

有？”

“看到了。和自流井燒鹽一樣。”柯慶施同志又補充說：“火房的热能沒有利用起來。”

毛主席點了點頭，接過柯慶施同志這句話，意味深長地說：“自流井用热能燒了鹽，放掉了碳黑。”

人們為毛主席的驚人的觀察力深深地感動了。是啊，在這裡是用天然氣燒成了碳黑，可是热能沒有利用起來！怎麼沒有人想過這個問題呢？能不能既生產碳黑，又利用热能呢？他們不但得到了啓示，而且得到了力量，決心來實現這個理想！

七點二十分左右，天漸漸黑起來，雨也越下越大了。毛主席的衣帽都被雨水浸濕了，鬢邊還滴下水珠，但是這絲毫也沒有影響毛主席了解碳黑生產的興趣，依然興致勃勃地問了天然氣的采氣情形。然後，含笑地和人們招呼着離開了車間。

工人們目送着毛主席離去，心裡祝禱着敬愛的領袖萬壽無疆！他們立即以新的力量投入緊張的勞動。這一班，雖然受着風雨的襲擊，生產的自然條件不好，但他們仍然比早班增產了五十多公斤碳黑。

第二天，毛主席到了礦上的幸福消息很快就傳開了。職工們都以“毛主席到過的地方”為自豪。他們衷心地感激領袖的關懷，同時，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自然科學知識的淵博和對生產技術的關心，革新技術的熱情空前地高漲起來。敬愛的領袖給工人們革新技術的

巨大鼓舞，將象燎原之火一樣，爆發起波瀾壯闊的技術革命運動。

（1958年4月27日“四川日報”）

毛主席關懷青少年

陳家俊 黃啟璣

1958年3月28日，重慶。

春夜象往常一樣的安寧。我們的心，卻怎麼也不能平靜。這天晚上，我們看到了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

夜十一時，我們正在中共重慶市委參加晚會。突然間，一個身材魁偉、神采奕奕、和藹可親的巨人來到了會場。“毛主席！”“毛主席來了！”人們對這種突然降臨的幸福感到極大的歡欣鼓舞。

毛主席親切地向同志們揮手。這天，主席仍然穿著我們都很熟悉的那一套淺灰色呢制服。主席坐下以後，我們立即迎上前去，向主席問好，主席和我們一一握手，說：“你們好！”領袖的樸實、親切，把我們因為過分欣喜、激動而產生的緊張情緒都溶化了，我們象一群孩子圍着父親一樣，坐在主席周圍。

毛主席親切地望着我們這群年青人，問我們：“你們是哪個單位的？”

“我們在共青團市委工作。”

毛主席又問：“全市有多少團員？”

“十一萬。”陳家俊立即回答。

毛主席回過頭來問黃啓璪在團委那一部門工作。當黃啓璪同志回答是在作少先隊工作以後，主席關切地問道：“右派分子想取消少先隊？”

“是的”，黃啓璪同志說，“天津有個叫黃心平的右派分子，就主張取消少先隊。”

接着，主席又問：“你們同不同意？”

“絕不同意”，黃啓璪同志堅定地回答說，“孩子們知道右派分子想取消少先隊以後，舉行了聲討大會，大家都更熱愛紅領巾了。”

毛主席微笑着聽我們的回答。

接着，我們又向毛主席說，重慶市小學校裏處理教師中的右派分子的時候，少先隊員寫了許多大字報。聽我們說到這裏，主席很有興趣地問：“寫些什麼？”

“有的寫：‘右派黑良心’。”

“有的寫：‘社會主義好得很，你為什麼要說社會主義不好？’”

毛主席聽到這裏笑了起來。接着又問：“共青團裏有右派沒有？”

“有。但是我們把他們全部都清除了。”

毛主席點了點頭。

當毛主席知道坐在他身邊的女青年演員劉克莉，在川劇“三難新郎”中扮演主角時，就親切地問劉克莉

川剧有多少曲牌。刘克莉一一告诉毛主席。主席很有兴趣地听着，还数着指头重复刘克莉的回答。问过以后，主席回过头来问身边另一个女青年：“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静，重庆市歌舞团演员。”

毛主席又问：“演过什么节目？”

王静没有来得及回答，旁边另外一个人告诉毛主席：重庆市歌舞团把一出川剧传统剧目“放裴”改编成歌舞，去年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会上演出，获得了银质奖章。王静就在这出戏里扮演过角色。

晚会上，毛主席精神很好，不断地和身边的青年人谈心，关切地询问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们看见毛主席的两鬓已出现了稀疏的白发，那每一根白发包含了多少为六亿人民的利益深谋远虑的辛勤劳动啊！毛主席工作十分繁忙，可是，他每时每刻都关怀着青少年。这些，使我们联想到了许许多多：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主席号召全国青年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毛主席最了解青年，最信任青年，他说过：“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我们以有这样一位英明伟大的领袖而自豪和幸福。

深夜，我们怀着感谢、兴奋的心情，送别了毛主席。我们都默默地立下决心，毛主席这样关怀青少年，我

們一定要忠于黨的委托，把青少年工作做好。

(1958年5月10日“中國青年報”)

毛主席和海員

“人民日報”記者 殷 平

1958年3月28日，一個沉靜的春夜，清爽而溫柔的晚風陣陣拂過江面，江水微波蕩漾，到處是一片和平的寧靜，重慶這個山城已經入睡了。只有停泊在朝天門附近的江峽輪上的船員們還在緊張的工作着——他們明天要進行一次不平凡的航行。

深夜一點多鐘，一輛小汽車停在這個碼頭上，一位高大魁偉、穿着淺灰色大衣的人走出來，穩步地向江峽輪走去。船上的客運組長殷正祿正準備出來迎接客人。突然，他怔住了。啊！毛主席！是我們日夜想念的、敬愛的毛主席來了。毛主席，多么慈祥的面容、多么健康的身体啊！殷正祿興奮得手足無措了，應該怎麼來迎接毛主席呢？沒等他想得更多，毛主席已走到他的面前，伸出手來和他握手問好了。殷正祿慌忙地伸出一雙手來緊緊地握着。毛主席到來的消息迅速地在全船海員們中間傳開了。

清晨，江峽輪啓程了。這是江峽輪上海員們永遠難忘的一次航行。毛主席來到三樓船尾上，眺望那沿途的

美好風光。王任重同志(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帶着大引水楊大福和年青的女三副石若儀來到這裡。毛主席轉過身來發現了他們,親切地招呼他們過去,跟他們握手問好,要他們坐在自己身旁的沙發上。毛主席向他們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叫什麼名字,哪里人,多大年紀,在船上作什麼工作……。開始,他們感到拘束;但是,主席和藹可親的言談,很快就使他們不再感到拘束了,就仿佛在自己親人身邊一樣的自然、自在。

毛主席坐下來了,他點燃一支香煙慢慢地吸着。和他坐在一起的還有柯慶施同志(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同志(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任白戈同志(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等。

“你看過畫報上刊登的一位蘇聯女船長的故事嗎?有沒有遇到過那麼多的困難呢?”主席和藹地問。

“看過,我的情況不完全和她一樣。當然,困難是有的。”石若儀微笑着回答說。

“學習駕駛困難嗎?”

“開始上船時,一點也不懂,真感到害怕。”

“現在呢?”

“現在懂得了一些,也就沒有那樣害怕了。”

“是的”毛主席同意地說,“當你对一件事物還不了解時,往往是害怕的。正如蛇一樣,當人們還不了解它、沒有掌握它的特性時,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一旦了解了它,掌握了它的特性和弱點,就不再害怕了,而且可

以捉住它。”接着，毛主席又問，“你在船上工作了多久？”当石若仪說到有四年多了的时候，毛主席又轉过去問楊大福：“你呢？”楊大福回答說：“三十多年了。”毛主席慈祥地对石若仪說：“要好好向他們學習，他們这些老工人是你的好師傅，水上經驗都很丰富，許多知識是書本上学不到的。”年青的石若仪只感到心里热呼呼的，主席是多么关怀青年人的成長啊！

江峽輪在波濤滾滾的江里航行了一天一夜以后，来到奉节县境，开始进入三峽。两岸尽是悬崖絕壁，奇峰林立，一时大山当前阻住去路，一时又路迴峰轉，一水相通。这里有著名的巫山十二峰，也有著名的險灘，新灘、泄灘和被海員們称为鬼門关的崆岭。江中水流湍急，水面上激起了起伏不平的波濤，漩渦一个接着一个，水声喧嘩不息。这里展現着祖国山河的奇偉景色，也是長江中暗礁最多、航行最險的一段。但是，由于解放以后几年来的航道修整和水手的熟練技术，江峽輪安然地疾駛着。

上午十时左右，毛主席来到了駕駛台，热情地和駕駛台上的工作人員招呼。船長李吉成、莫家瑞、舵工賀理富等馬上又成了毛主席的朋友。亲切的談話馬上就开始了。毛主席关心地問船員們，哪些地方最难航行，哪些航道需要修整，能不能夜航，有沒有船撞在石头上面……等等。船員們詳細地講述了近几年来航道整治工作情况，由于这种治理，不仅一些过去不能通航的險

灘地帶能順利通行，而且由于設立了航標，輪船大都能通夜航行無阻了。這使毛主席十分高興。“有些地方航道仍然很不好，在三峽修一個大水閘，又發電又便利航運，還可以防洪、灌溉，你們贊成嗎？”毛主席突然問。“我太贊成了，修了水閘，航行就更加方便了。”李吉成爽快地回答說。

從駕駛台上向外望去，在奉節以下北岸有一座小山，古旧的城垣和廟宇已倒塌了，但形迹依然可見。年輕的姑娘石若儀興奮地走上前去告訴毛主席：這就是白帝城。我們的偉大領袖和詩人，看着看着這歷史名城，隨口背誦了古代詩人李白的一首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在駕駛台上，毛主席繼續和船長、舵工們交談着。毛主席仔細地問着船員們的生活情況：工資多少，比過去過得怎樣，有沒有休假，能不能經常回家……，這些關切的談話，使這位從水手出身、在水上工作了半輩子的老船長李吉成幾乎感動得掉下淚來。他想，在過去，有哪一位國家領袖會這樣關懷船員的生活呢？毛主席看到年輕的舵工賀理富在熟練地掌舵，心里很歡喜，就走過去問他：“多大年紀了？”賀理富回答說：“十八歲。”毛主席說：“還年青啦，要好好學習。”轉過來他又對船長說：“你的經驗是豐富的，要多帶徒弟，把技術傳授給青年人。”李吉成心想這是多么寶貴的指示

啊！他立即坚决地回答：“我保証多带徒弟。”

毛主席反复地和駕駛員們研究了駕駛工作，細致地研究了如何使用車鐘、如何指示方向、如何掌舵等技术問題，并且还詢問了駕駛部和輪机部有多少人，具体担負什么工作。毛主席对什么都很感兴趣，什么都想了解，他兴奋地說道：“假如我學習駕駛，一定要学会駛过三峽这一段航程。”

經過三个晝夜的航行，江峽輪胜利完成了这次光榮的航行任务，安穩地抵达了武汉。毛主席就要和大家分別了。船員們站在两旁走廊里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欢送自己最亲爱的領袖。毛主席亲切地对他們說：“謝謝你們！”一一地和大家握手告別后，才离开了江峽輪。

眼看着毛主席高大的身影离开了，人們仍然依依不舍地站在那里目送着他，一种幸福感縈繞在心头。

送走毛主席以后，已經是深夜两点多鐘了，輪机長王炳春再也睡不着，他回到房間开始考虑修訂自己的計劃，要作到使江峽輪全年不停航和保証安全。青年舵工賀理富第二天就去找团支部書記姚治民談，主动地檢查了过去不虛心學習的毛病，决心爭取作一个共青团員。最近輪到他休假，他已經决定在农村参加五十天义务劳动，好好地改造自己。女共青团員石若仪也下定决心要按照毛主席指示，虛心學習，爭取作一个又紅又專的女海員。

(1958年4月15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到了老通成

“長江日報”記者 王務新

做三鮮豆皮的大師傅曾延齡一談到和毛主席握手的情況時，總愛激動地說：“我還沒有來得及把手洗乾淨哩，毛主席就把手伸過來了。毛主席把我的手握得緊緊的，當時就像有一股熱流通過全身一樣，一身都熱火起來了。我就想：毛主席呀，他老人家心裡，真是不知道是怎樣關心我們！”

曾延齡是老通成做豆皮的第一把手。很久以來，他就有着這麼一個願望：“要是我呀！我也能去一去北京，見見毛主席，最好是能把自己親手做的豆皮，讓毛主席嘗一嘗，我這一生也就得到滿足了。”有時候他這樣想着想着，他相信自己這個願望准能實現，但有时候想着想着，他又覺得自己這想法有些好笑。他萬沒有料到他這個帶點幻想的誠實的願望，居然不等去北京，在武漢就實現了。

事情是這樣的。

1958年4月3日，下午七點鐘。

花橋老通成餐館里，顧客已經沒有白天那麼擁擠了，餐堂里還坐着二三桌人。三歲的王熙濱和他的四個哥哥姐姐，還有他爹他媽，一家子七口人，是其中最

后来的,这时候正一边吃着滷菜,一边在談論些什么,濱濱他媽刘燕如心里想着什么,还正在納悶呢!

忽然,外面响起了一阵汽車声。不一会,就进来了几个人,起先大家还以为大概是什么新来的顧客,只見头一个进来的却是省委書記王任重同志,他进門后,轉身向后面的人表示了一下請进的手势,接着,一个天頂很寬、頭髮烏黑、身材魁梧、穿灰制服的人,迈着穩健的步子走了进来。这一下,大家都楞住了,这熟悉的面孔、身材举止,不正是毛主席嗎?大家霍地都站了起来,呆呆地望着,也不知說什么好。正在这一刹那,还是孩子們最机伶,濱濱首先扯着大嗓子,伸出潔白的小手指着毛主席,高声喊:“毛主席!毛主席!”濱濱的姐姐們也就不約而同地一齐拥向毛主席的身边,五岁的女孩熙江貼近毛主席,用手牽着毛主席的衣角,問:

“毛主席,你是不是从北京来的呀?”

“是呀!”毛主席慈祥地回答她說。

毛主席和孩子們一一握了手,撫摸着孩子們的头,濱濱他媽这时正激动得忘記了一切,看到毛主席直走到她桌前了,这才想起来,馬上向前和毛主席握了手,問毛主席好。毛主席問了問她和她爱人在什么地方工作后,又环顧了一下四周,向大家揮手致意。又轉身一条一条地看了看牆上貼的除四害和大跃进的標語,一边看,一边念。然后問站在旁边的經理万書明同志:

“这是你們写的嗎?”

“是的。”万書明回答。

“好，好，好。”毛主席說。

毛主席又看了一下牆壁，滿有興味地問：

“这牆是什么东西做的？”

“刨花板做的，很經濟。”万書明說。

毛主席听完介紹后，沒有就坐，一直向廚房走去。一跨进廚房門，毛主席就揮手向大家招呼：“辛苦了！辛苦了！”

廚房里的工人們，在这以前还不知道毛主席来了呢！头一个看到毛主席的，是做湯包的鍾生楚師傅。他剛剛把包子捏好，装上籠，准备去蓋蓋子，毛主席就来到了他的面前。鍾師傅怔住了，他看到毛主席那紅光滿面、神采奕奕的样子，心想毛主席真不象六十几岁的人，毛主席这样的健康，这是中国人民的幸福。他想說几句祝福的話，但是，一句也沒有說出来，只是滿面笑容地呆呆地凝視着毛主席。当毛主席指着案板上的包子問他：“这是什么包子？”他竟忘記了回答。直到毛主席第二次又問他：“这包子是誰做的？”这时，他才如梦初醒过来，說：“这是湯包，是我做的。”

整个廚房都活跃起来，毛主席那慈祥的笑容，平易近人的举止，和藹亲切的談話，使大家原有的一点緊張，完全消融了。

毛主席接着就問曾師傅：“你是做什么的呀？”

曾師傅說：“我是做豆皮的。”

曾師傅回答后心里想，該請毛主席吃点好的豆皮，就又對毛主席說：“我準備專門做点好的豆皮，請你老人家吃。”

毛主席又親切地看了一下曾師傅，說：“你太細心了。”

曾師傅說：“總是願您老人家健康啊！”

毛主席繼續向前走去，來到了爐灶面前，用手摸了一下灶面，看手指上沒有灰塵，就稱贊大家說：“這個爐灶很干淨呀！”

接着，毛主席又和做菜的李漢卿師傅和其他一些師傅談了話。

沿鍋灶边走到宿舍門口的時候，毛主席又進去看了一下宿舍，看到宿舍里很整潔，毛主席說：“很好，很好。”

和大家都見過面以后，毛主席跟同來的同志們說，今天就在这里吃飯吧。原來毛主席和其他幾位同志都還沒有吃晚飯呢！

聽說毛主席順便在这里吃飯，工人們可興奮啊！誰都希望把最拿手的東西獻給毛主席。大家都感到美中不足的是，事前不知道呀！事前要早知道，一定把原料準備得好好的，那才拿手呢！現在只有看材料办了，做菜的李漢卿師傅對這點尤其感到抱歉。大家一面工作，一面把眼睛不時地望着毛主席。當大家聽到毛主席向同桌的外省同志介紹說：“你們那里沒有這，這

是湖北的風味。」餐館的全体工作人員都高兴地笑了。

毛主席入座時，已經八點十分了，人們歡度着這最幸福的時刻。許多人把座位移到了最容易看見毛主席的地方。孩子們索性不吃東西了，把身子轉過來，睜着圓圓的眼睛望着毛主席，又有一個小孩跑到毛主席座位前去問毛主席好。毛主席把碗筷放下來，側過身子和他握了手，撫摸他的頭頂。小孩高兴地走了。這時，毛主席又關心地問旁邊的同志：“司機同志都吃飯了沒有？”

等大家都吃完了。毛主席看了看表，從座位上站起來。大家知道毛主席快要離開了，也都站了起來，這時毛主席又和孩子們、工人們去握手，一邊握手，一邊又問：

‘你們是合作社、還是公私合營？’

‘我們是國營。’工人們回答。

在廚房里工作着的工人們這時都已經走了出來。毛主席本來已經走到前面了，看見後面又走出來一些工人，又回轉身去和大家一個一個地都握了手，好些人都還沒有來得及洗手呢！但是，毛主席已經把手伸過來了。

就在這天夜晚，老通成的工人們，沸騰了一夜，人們議論着、交談着、傳誦着、重溫着自己經歷的這個最幸福的時刻，還開了座談會，從來開會不發言的王壽山師傅這天也講了話。

‘舊社會誰瞧得起我們這些大師傅，今天國家的領

袖来看了我們。”这是大家最深刻的感受。

“毛主席真健康啊！”这是使大家最高兴的事情。

“用什么来回答毛主席的关心、紀念这个最幸福的时刻呢？”这是每个人給自己提出的問題。

許多人写下了当天的日記，許多人兴奋、激动得不想吃饭，睡不着觉。

(1958年5月5日“人民日报”)

农村通俗文库



工人阶级的革命领袖

(第一辑)

馬克思	周哲編著
恩格斯	林立編著
列宁	周哲編著
斯大林	楊經編著

毛澤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

根据李銳同志原著改編

毛主席在群众中(上)	本社选編
毛主席在群众中(下)	本社选編
刘少奇同志在群众中	本社选編
周恩来同志在群众中	本社选編
朱德同志在群众中	本社选編

